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三

雲間夏允彝譔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爲豫州、其地八方所輳。爲天下樞。故古人於此定都。三河三亳。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

卒不果遷遂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爲咽喉九州闔域中夏唐末朱朴爲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雖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愎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既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長安在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于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舳艫銜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

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天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夫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此定勢也洛陽與長安皆大發于周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于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于兗故二州

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嶺山東北入河、瀍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沔池山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為主。澗瀍既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為先後也。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鼎。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為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為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瀦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故先洛也。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

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故謂之伊闕矣伊瀨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泭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人用賴焉山海經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名洛口北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宋元豐一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凡以取水于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元祐閒乃于河口分引渾水遂自澾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矣今則汴盡爲河無復清流也

滎波既豬

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滎故蒙洛入河又見滎能受濟之溢

波能安洛之流也。滎澤今已塞爲平陸矣。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絶。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

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辦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陜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遶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

綂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今為益亟矣或謂治之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滎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隄防之力少盖自滎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涓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

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澤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

導菏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孟豬在菏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也。兗豫接壤、滎與菏澤、

皆以志濟也滎波在豫西北菏孟在豫東北菏澤今涸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后枯。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埸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種、謂煮取汁麋。豕草澤而食其埸成泥。名曰麋䐢。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人糞田法也。墳壤、潤解也、埸澤、故水處、

即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之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賦高于田者、人工修而山澤之利廣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葢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

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
矣。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
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
用此麻、白紵歌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
漢制賈人不得衣紵。劉季札贈子產以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縞、鄭地貴
紵。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績、絺也、漬蘭擘之、
精者爲絺。麤者爲絮。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紩
管綿纊。玉藻曰、纊而蘭縕爲袍。磬有以玉爲之

者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玉之石爲磬錯也凡言錫者皆非常貢豫州職貢略與兗相似者葢二州皆近冀冀爲甸服專供粟米兗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也

浮于洛達于河

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四川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

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闌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羅泌曰溟渤漲洋。天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illegible]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瘴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於西陲。决弱水于北溟。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蓋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歷黝黑。梁者西方金氣勁强也。或云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梁州之名以此。周禮以其地爲益州、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阸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阸。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止言金牛一道耳。餘皆禹迹所曁矣。大抵蜀地與秦隴接境。爲天下要脊。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據。張華曰蜀漢之士、與秦同域、南跨邛笮。

北阻褒斜。西即碨礙、隔以劍閣。跆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然巴蜀之險。又以漢中爲門戶。牟子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鎭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梁之名四川也、以岷、瀘、雒、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而利梓俱在川北、而

川南缺焉。若嘉定則川南也。四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憂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肘掖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陂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岷嶓既蓺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爲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古稱岷山夏含霜雹。爲崑崙之伯仲。中江出于崍山、北江出於嵎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氾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蓺。知二水之順流矣。世

傳杜宇命其相鱉靈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最有功于蜀、然僅因禹績。效一疏鑿之力耳。冰能知地理、謂岷山爲天彭門、及至湔道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乃壅江作堋。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

沱潛既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蓺、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殆方言、故岷謂之汶、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今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纛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沃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

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于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于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于重慶、合硐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

西南入尖嚢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獨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歲費鉅萬。元時用石砌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復鎔鐵爲龜。至　國朝更爲鐵牛鐵柱。水患乃殺。然治之之法。無愈李水所題深淘灘淺作堰兩言而已。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沬水、遶其間、水患平、始祭也、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蒙頂受陽氣獨全。

故產茶、芳香獨烈、沫水即大渡河、水脉漂疾、代爲患、蜀守李氷、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始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内諸名山皆有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蓺也、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又和濆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魚腹縣南夷水出焉、二水皆入于江、又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亦以山名矣、

厥土青黎

青、黑色、黎小疏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食。向傳成都土疏也。或云黎似黎草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錯下中三錯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戸有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葢冀州地大物饒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

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以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

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或曰梁州夷狄比境。變故不常。故無事則錯出第七。有事則錯出第九。此未必然也。禹迹方隆。聲敎四訖。豈有夷狄之憂耶。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璆、美玉也、又玉磬也、君子比德于玉者、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淸越以長。其聲詘然樂也。瑕

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
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鐵先見于
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
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于鐵。臨卭有古石山出
石鑛。火燒成鐵甚剛。因置鐵官。天下出鐵之山
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
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葢上古之時。
未有鐵器。磨蜃以耨。秋演圖曰八政不中則

鐵飛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商服賈堊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怨疾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若得其三民得其十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為上使故鹽鐵立而齊以富强益州𥂕町山出銀捷為郡朱提山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他銀一流但直千。捷爲正梁州之境、是梁州銀獨美也。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爲地仙。鏤者可以刻鏤、剛鐵也、凡世所謂鋼鐵、多鍜鐵爲之。僞鋼也。眞鋼雖百煉不耗減。金剛不淘不消。可以切玉。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寰宇記曰定筰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劒戟極利。定筰亦近臺登矣。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殆春而出。亦熊見則奸人自遠。熊居大樹孔中、以

物擊樹曰子路可起則下、不呼則不起也、熊脂
一名熊白、味甘微溫、可療風痺。熊壽五百歲則
能化羆、如熊多力能拔樹。赤熊見。姦宄息佞人
離則出。嶓冢之山。其獸多羆。詩曰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最貴、狐妖獸
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
首丘。謂之三德。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
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于尾者後當
盛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其梁。又曰莫赤非狐。

莫黑非烏。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禹三十未娶、至塗山、有白狐九尾來造、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狸伏獸也、禮曰狸首之班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爲狐狸。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來者曰皮、貉貢于荊。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

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實始于此。至漢桑孔之徒。権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

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

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棲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衙嶺、從褒斜届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道莫利於水。莫不利於陸。故言浮言達其常也。唯荊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窮。豈樂用之哉。西傾在今臨洮、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曰桓即洮水、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

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漏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若入蜀之道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徇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
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
先華而後黑水繇梁適雍自南而北故先黑
水而後西河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為固也河
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位陽所
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為名漢改雍州為涼州以

地處西方常寒凉也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涤之萌其氣險也秦謂之秦川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隴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漢志稱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與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班固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三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

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鄭曉曰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雖在潼關

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唐人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即今之鳳翔、與邠涇縣三州也、本朝亦置苑馬于此。而牧馬不及唐之十二。

弱水既西

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其水去雍州遠甚。而混流泯濫。欲治主水。先治容水。惟因其性而導之西。不復出没于雍。乃治水之法也。于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河圖曰、禹既治水大功、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

車、渡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其言類誕妄也、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頭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也、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

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傳疏爲水北曰汭、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又水之隈曲曰汭、汭者水相入也。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導渭不言汭、而洛汭縈汭並以水北爲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則渭汭之爲一水明矣。蓋言涇入于渭水之内、如漆沮之從、灃水之同、皆主渭爲言也、若

周職方所謂涇汭則易氏固解之非禹貢之汭。別是一水也。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澧鎬、爲關中八水。而漑田之利得之涇水爲多。鄭國鑿涇中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漑田。注塡閼之水。漑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兒寬請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旁高卬之田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唐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渠水隨入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於是盡毀水上碾磑自宋迄明屢修鄭白二渠自項忠余子俊阮勤並鑿石通水乃得引涇入渠水分三限上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

原櫟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溝澮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尤難然欲變舄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劉麟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堋法即高陵櫟陽以北不讓江南諸郡矣

漆沮既從

揄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子午嶺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所謂漆沮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灃涇之下則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豳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

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緐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而皆合流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言其本同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也、

灃水攸同

灃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矩陰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灃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旣巳附從。則上流不壅。灃水亦遂東行也。灃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矣。

荊岐旣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荊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麋星。荊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

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山頂有雲氣即雨、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中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蓋終南南山之總。一曰太一、一曰地肺、一曰太白、一曰太華、太華在華

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谷、各望其地異號命
爾。其山首枕嵩芒。尾貫荛蜀。表裏秦關。葢邦域
大觀云。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
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
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寶能作固以屏
王室。其名終南者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
中條山。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南
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
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

則爲雍。星野亦于此分焉。是地之脊也。世傳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鳥鼠詳導山、

原隰厎績至於豬野

下濕曰隰、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野今凉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厎績。豳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本業。而凉州自魏太武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其地誠沃土也。又漢書凉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

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賤。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西裔之山巳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之巳治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瓜瓜州。瓜州即三危、今燉煌地多生瓜。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澤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徙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又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竄者旣丕叙。

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
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
雲貴數千里。溪峒山菁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
曰猺、曰獞之類、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
捷者曰猫、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若猿猱然。
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 國初於河北川東
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
曰播州、又立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之
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

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葢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灃滻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

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㕁不同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僻東南之聚。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物少也、東方朔曰酆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若鄠杜竹林南山檀柘之饒。又他州所鮮。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論衡曰、球、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又崑崙山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又崑崙山有瑯玕樹、又云崑崙曾九重、有玉樹、有珠樹、又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有琅玕珠二、徑一寸三分、又明州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山海經曰、峚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

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禮記、笏天子以珉玉。珉玕或以爲珠、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屬有五色。或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於闐疏勒諸處皆善、今中國不復出玉。　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

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白玉河在城東綠玉河在城西烏玉河在綠玉河西、源雖一。玉隨地變。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中下各三等、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酎金之誅矣荆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矣青之海錯揚之橘

柚幾如唐人貢荔之擾矣然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爲土貢之物償田民之輕也豈有過求哉抑古之用玉甚多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爲獨多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盡故金玉皆以代降至今益少不可不爲之節限也考古之用玉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武王俘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周禮玉府掌王之金玉供玉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

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公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君子比德於

玉、玉十謂之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色也、瑕赤玉也、璿瓊瑜、美玉也、璑玉采玉也、瑲琤瑱瑝、玉聲也、璬玉佩玉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光見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番界、龍門在今西

安府韓城縣界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於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於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葢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灃皆會於渭水之北而入河也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

龍門。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口。夫導河始於積石。即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不獨於今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遡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隋文四年以漕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關內賴之。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後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功不成、後又鑿爲棧以輓

漕舟。輓夫多墜死。開元中裴耀卿請廢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從之、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天寶初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瀨苑牆鑿潭以聚漕舟、後劉晏復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餘萬。無升斗溺者。宋以陝西用兵、歐陽修議通漕運。謂宜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 國朝天順時、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粮草。各貯水次。通流儧運。庶幾軍餉

可足。或摘漕粮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陝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回運。且可順携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益。許進亦言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邑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何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為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於朔南、冀

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葢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産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强。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

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李復之言或出吏民之托辭或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且北河之外陰山横亘華夷大限嘗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没蹤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蹟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漢南即陰山之南黄河

之北。虜所恃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柰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崑崙之丘是惟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羌地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羌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矣。渠與搜二國也、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六戎、戎者、强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遼、有不火食者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伐侵軼爲國劇患、漢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表

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自是之後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然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卒至輪臺之悔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有葱嶺有身熱首痛風災鬼難縕行沙度之阨殆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叙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國

諸域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蘇轍以爲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强則臣狄狄强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一强一弱中國之患也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强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强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故北狄强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于中國。然西戎非有强力自買之國。則其勢亦將折入于匈奴。必其國大而好勇。能自立于一隅。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今考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娑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之散入内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厮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邑其地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下因俗爲治夫關陝爲古雍州河山百二自昔王者迺居龍驤虎視形勢最于海內。 國朝邊戍重鎮有九陝居其四羌虜交訌亦大煩戎索矣惟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

外倚爲捍蔽。乃頃歲疆事幾同麼飯流寇飈發。所在束手。而西戎欵關天末。祗爲賈胡生輸濵索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鍤成雲。並引渭涇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禹規具在可按也。而虗口縻餉。空拳當虜。欲以坐制羌虜。侈言織皮之貢。其能支乎。